

金庸

自个儿的江湖 (下)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蒋连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

金庸博古通今，涉猎极广，所创作的武侠小说构思精奇，广为传诵。

——饶宗颐

金庸小说是与历史结合的武侠小说，也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当代传奇。

——柏杨

我也喜欢金庸小说。在金庸的小说里，大凡真正的大侠都有自己的独门功夫，即便是本门派传承下来的，到了大侠手里也都有所发扬……而这些真正创新的大侠，在过招之际又每每是手中有招，心中无招。

——季羡林

一人江湖，江湖一人。侠者已逝，来者当追，江湖路远，侠义长存！

——马云

K825.6
ZJ22
2

ISBN 978-7-5207-1119-7



9 787520 711197 >

定价：98.00元（全二册）


饶宗颐
杨振宁
黄永玉
马云云
黄霑
夏梦
季羨林
柏杨
聂卫平

云
雨
沾
梦
杨
卫平

金庸

自个儿的江湖 (下)

蒋连根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People's Oriental Publishing & Media
 东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庸自个儿的江湖/蒋连根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207-1119-7

I.①金… II.①蒋… III.①金庸(1924-2018)-传记 IV.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2704号

金庸自个儿的江湖(上、下)

(JINYONG ZIGEER DE JIANGHU)

作 者:蒋连根

责任编辑:王彦波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1号

邮 编:100028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42.25

字 数:7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1119-7

定 价:98.00元

发行电话:(010)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85924725

引 子



庄子讲过一则寓言：有两条鱼生活在大海里，某日，被海水冲到一个浅浅的水沟，只能相互把自己嘴里的泡沫喂到对方嘴里生存，这就是成语“相濡以沫”的由来，指的是“少年夫妻老来伴”的夫妻。但是，庄子说，这样的生活并不是最正常最真实也最无奈的，真实的情况是，海水终于要漫上来，两条鱼也终于要回到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最后，他们要相忘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江湖之远之大，何处是归处和依靠？人在江湖，总会有许多的无奈、寂寞、冷清。金庸说，“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至极的宝贵感情”。人生在世，总要或多或少地依靠来自自身以外的各种帮助——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朋友的关爱、社会的鼓励……所“依”甚广，所“靠”甚多。

在金庸生命的各个时期，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人，一群爱他敬他，愿意为他无私奉献，助他一臂之力，在他需要时挺身而出，替他扫平障碍或是进行善后工作的朋友。若是没有这样一群铁杆儿朋友在身边，恐怕这个大侠必定当得十分吃力。所以说，金庸的生命离不开他的朋友圈，是一群朋友



在背后默默支持他，才让他成为大侠，在人前光鲜亮丽受人尊重，令人敬仰。也正是这样一种深厚的情义，才衬托出了大侠的光辉形象。

20世纪50年代，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

挟一腔豪情，聚千古江山。金庸创造的武侠世界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布衣英雄热血肝胆，重情重义，为国为民，震撼人心！他用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宏大的气魄和娴熟的笔法，融历史传奇故事，写中华文化传奇！读过金庸作品的人，肯定会在其刀光剑影中体会到友情的浓烈。金庸以生花妙笔描写了人与人的形形色色的友情，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打不相识、点头之交、生死相许、忘年之交、超越性别的知己之交、危难之中的莫逆之交……无一不让我们深深感动并心向往之。那些真情，在关键时刻经受了住了考验，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固若金汤，在经历了劫难的洗礼后焕发出了人性高洁的光芒。

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能在华人中流行这么广泛，影响这么深远？究其根本，情节和历史图景是一回事，更深层的原因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突出了一个乃至中华民族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友谊的最核心问题——义气！从生死相依到共创江山，从书剑恩仇到武林剑啸时的惺惺相惜、倾囊相授，这种坦荡和崇高，让人看了热血沸腾，这就是友情加上重义。金庸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他把负面化为正面，他写神州大地的万里河山，英雄人物任意驰骋其间，与天下豪杰互相结交，气味相投，便成莫逆，一同出生入死，共谋大事。生活多么自由，人生多么丰富，只要朋友之间有情有义，世上的艰难险诈又有什么可怕之处？

金庸虽然多次老实坦白自己与书中男主角并不相像，“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但爱交朋友这一点，倒是毫无二致的。金庸大名满天下，金庸朋友也是满天下。

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金庸写的故事已家喻户晓，而他自己和朋友们的故事，跟他的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

这就是金庸自个儿的江湖。

目录

金庸自个儿的江湖



引子/001

第一章 患难知己 / 001

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

——“间谍报人”罗孚 / 003

依恋旧时月色

——“明月恋人”董桥 / 013

香江健笔师出“明”门

——著名专栏作家林山木 / 023

五天校对升编辑的“神仙阿乐”

——“报坛鬼才”王世瑜 / 032

《明报》最年轻的秀才

——信息发布人潘耀明 / 040

俩老头见面，还唤他“小查”

——“快乐画家”黄永玉 / 050



第二章 亦师亦友 / 061

天上有颗星叫“巴金”

——金庸最喜欢的作家巴金 / 063

他跟金庸争辩秦始皇之好坏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 / 069

相识在机缘，相知于佛缘

——“镇港之宝”饶宗颐 / 078

第一个读金庸小说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 / 087

挥剑而舞，始终是一介书生

——老报人董千里 / 095

“在徒弟当中我最喜欢金庸”

——金庸行过大礼的棋师聂卫平 / 103

第三章 武林盟友 / 108

“金庸小说研讨会”的荣誉顾问

——语言学家季羡林 / 110

曾经当年“龙雕之战”

——武侠作家张梦还 / 120

校园侠客研究“刀光剑影”

——学界独行侠陈平原 / 130

写武侠是模仿金庸

——“浪子”文人沈西城 / 140

“金庸今年才五十岁”

——大陆“金学”第一家陈墨 / 152

他为金庸小说描绘人物谱

——记者作家曹正文 / 159

读书写书如令狐冲之侠风

——“精神侠客”徐岱 / 166



是“战友”也是伙伴

——香港回归新闻发言人

张浚生 / 244

金庸送他别号“马天行”

——自称“风清扬”的马云 / 253

金庸出谜面：“诗圣主国，朱雀腾飞”

——诗人总编杜南发 / 265

金庸为他的武侠漫画站台助阵

——漫画界侠客李志清 / 275

和邻居金庸纹枰论道

——“天煞星”刘小光 / 285

他是为金庸立传的最佳人选

——前任秘书杨兴安 / 293

“我读《张居正》，迫不急待”

——历史小说作家熊召政 / 304

“不曾识面早相知”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 312

后记 / 323



和“小查”共推“双查方案”

——和平绅士查济民 / 179

从彼此神交到坦诚深交

——粤港老报人杨奇 / 185

红过脸，兄弟还是兄弟

——“明月”主编胡菊人 / 195

落拓江湖一剑轻

——金庸电影的“百万

导演”张彻 / 202

金庸说“武侠小说就看瑞安了”

——“咖啡作家”温瑞安 / 210

做了“月老”，爱情却成为游戏

——金庸剧填词人黄霑 / 221

西施的美丽应该像她

——小龙女原型夏梦 / 232





患难知己 第一章

1955年，金庸创作出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小说中，红花会的英雄们个个是侠骨柔肠的英雄好汉，但陈家洛是他最喜爱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金庸提到王国维等人，“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点儿这几个人的影子”。这是金庸喜欢陈家洛的原因。“救人危难，奋不顾身，虽受牵累，终无所悔”，这16字倾入金庸在所有小说中难以表现出的激情，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办《明报》占了大头，之前在《大公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罗孚、李侠文两位前辈提携我，帮助过我。我的大公报朋友中有黄永玉，我写文字，他插画，跟我很好的。在《明报》的朋友就更加多了……”董桥、潘耀明、林山木、王世瑜是他的明报朋友。



✧ 金庸的江湖语录 ✧

✧《史记》中说：“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如果互相意见不投合，即使从小做朋友做到大家白了头发，仍如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如果意见一致，即使是道路上初次偶然相逢，停下车来随便谈谈，也可以成为老友，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与池田大作对话

✧何谓“知己”？就是能互相理解、信赖、尊重对方、引为朋友。我们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化妆、打扮的目的，乃是为了令喜欢自己的男性高兴，得到满足；男性，则以相知者为重，可以为知己者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池田大作对话

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

——“间谍报人”罗孚

中央编译出版社为《罗孚文集》加的腰封写着：“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话一点没错。生第一个孩子总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催生婆，生完第一个，后面就顺了，可以接二连三地生。“没有罗孚就没有金庸，没有罗孚就没有梁羽生”，这句话是真的，罗孚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

罗孚曾是《新晚报》的总编辑。没有罗孚的欣赏和提携，金庸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变也未可知。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罗孚与金庸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

金庸的《明报》与他的原“东家”《大公报》有过旷日持久的论战，罗孚明斗暗助，落了个“间谍报人”的名声而离开香港十年。晚年，他写了《金色的金庸》一书，夸奖金庸。

1

罗孚是金庸的旧上司，这个上司有点儿神秘。

罗孚的神秘，源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他原名罗承勋，192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加入《大公报》，一干就是41年。这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成就了罗孚，也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平台，从这里起步，开启了一个知识分子与革命政治漫长的蜜月与纠结。1947年在重庆，他与“江姐”有过文缘，暗地里参与江竹筠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中共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曾主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副刊。

《大公报》子报《新晚报》初创时，罗孚任总编辑，出于对陈文统和查



良镛文笔的欣赏，便将他俩揽到了自己手下。

罗孚认为，《新晚报》是以“知识性、趣味性”立足香港报业市场的，有了好文采的笔头才有好看头的报纸。因而，他的手下“唐宋金梁”最为有名，唐是笔名唐人的严庆澍，著有《金陵春梦》，宋是笔名宋乔的周榆瑞，著有《伺卫官杂记》，金是笔名金庸的查良镛，梁是笔名梁羽生的陈文统，梁金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这四人的作品在《新晚报》上连载，成为该报的销售利器。

1954年1月中旬，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后陈克夫向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因为香港禁止擂台比武，所以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八九千乃至一万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是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的鼻子，血流如柱而告终。但是，比武所引起的轰动却是罕见的，各种报纸更是大肆渲染，当天的《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出市就被抢售一空。

拳师比武触动了《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报纸上推出武侠小说连载，以满足“好斗”的读者来扩大发行量呢？《新晚报》从来没有登过武侠小说，罗孚便找陈文统商量。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的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了“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由此诞生。这是陈文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报纸一出，同事们就已围在一起看，查良镛也大赞“好看，很精彩”。

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一共连载了七个月，跟着是《草莽龙蛇传》，引起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新晚报》销量大增，大有洛阳纸贵的势头。罗孚喜上眉梢。

拳师比武以太极派打得白鹤派鼻子流血而告终，而迷乱命运的转弯，也就是在不经意的一瞬间发生。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找到金庸，紧急向他拉稿，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已登完，必须有一篇“武侠”顶上。此时梁羽生正在北方，与他的同门师兄“中宵看剑楼主”在“切磋武艺”，所以必须有人顶替写武侠小说。可是，金庸从来没写过武侠



小说，甚至任何小说也没有写过，所以迟迟不敢答应。

罗孚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他：“拳师在比武，有勇则赢，你写武侠小说陪武，也要勇气的。”那亲切的笑容、诚恳的态度使他难以推辞，查良镛便答应下来了。“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馆，说小说名叫《书剑恩仇录》。至于故事和人物呢？自己心里一点也不知道。罗孚很是辣手，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里来，说九点钟之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否则明天报上有一大块空白。就请这位工友坐着等我写，那有什么办法呢？于是第一天我描写一个老头子在塞外古道大发感慨，这个开头下面接什么全成，反正总得把那位工友先请出家门去。《书剑》的第一篇就是这样写的。后来情节慢慢发展，假如第一天写得豁边，第二天马上想法子补救，东拉西扯，居然读者们看得还有点兴趣。”^①

《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查良镛的“镛”字一分为二，“金庸”由此诞生。

用罗孚的话说，那场擂台“一拳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金庸由影评转而武侠，一发不可收，而其起始，罗孚功不可没。

这话一点儿没错。生第一个孩子总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催生婆，生完第一个，后面就顺了，可以接二连三地生。金庸“生”了十五个，梁羽生呢，“生”了三十五个。

罗孚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这一步，大约是两年”。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罗孚曾回忆说，香港人是怪，在金庸武侠风靡香港的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②

罗孚不但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还催生了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1966年，罗孚在香港创办了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这是一份不分左右兼收并蓄的文学期刊。当时的金庸，已经脱离《大公报》，自创《明报》，且政治立场与办报理念与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迥异其趣，特别是，《明报》与左派报纸曾经爆发过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俨如敌国，不相往来。鉴于武侠小说不登文学殿堂的现实，罗孚决定找人写梁羽生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合论，以满足读者的兴趣，提请人们重视武侠小说。

① 金庸：《书剑恩仇录·后记》。

② 萧实：《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9期。





罗孚让梁羽生写，梁羽生说：“哪有自己评论自己的？”罗孚说：“可以化名，不署自己的真名。”梁羽生答应了，但提了个条件，“如果有人追问，你得替我担当起来”。罗孚同意了。这样，1966年1月，近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便在新创刊的《海光文艺》上连载，署名“佟硕之”。这篇评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两人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是最早的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文章。

几日后，《海光文艺》刊登金庸的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

后来，有人将此两篇文章视作“金梁笔战”，罗孚为此写了《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文，反驳了坊间的“金梁失和论”。他说：“当时文章（指《金庸梁羽生合论》）是我提议写的，让梁羽生执笔。他说我不好写自己啦，我说那你用化名吧。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人说梁羽生，‘你不该写这篇文章，要是写了，将来死无葬身之地！’那时候金庸办《明报》是‘大右派’，但这篇文章大部分是‘捧’金庸的，这是犯大错误的。但梁羽生还是写了，未料到当时没怎么惹政治上的麻烦，却在几十年后成了他‘贬金庸褒自己’的一个罪证。”罗孚透露，金庸的回应文章也是他所约，为了“做一个清清淡淡的回应”。

当年，罗孚主持的《大公报》副刊《新晚报》有声有色，不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大行其道，也让更多优秀作家如聂绀弩、叶灵凤、董桥、巴金、周作人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得以发表，从而人所皆知。

金庸后来离开了《新晚报》，创办《明报》，由小变大。罗孚看着高兴，说：“《明报》的成功，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劳，也毕竟是他一人的功劳。”在为《明报》前雇员石贝的《我的老板金庸》一书作序时，罗孚对金庸开创《明报》事业的过程，有这么一段话：“武侠小说的流传初期是依靠报纸的连载，他（指金庸）就想到要依靠武侠小说来办报，为报纸打开销路，就创办了《明报》，以他自己新的武侠小说做号召，用每天的连载来吸引读者。武侠，加上别的手法，《明报》终于在剧烈的竞争中站得住，站得稳，从一份小报发展成为一份有影响力受到读者欢迎的大报。”

2

罗孚是金庸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有点儿奇怪。

金庸离开《大公报》自创《明报》。不久，那场政治风暴波及香港，



两报便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那个时期，罗孚与金庸，在公开场合是论争对手，私下里却是亲密朋友。亲密归亲密，机密还是机密，罗孚的地下党身份，金庸一直被蒙在鼓里。罗孚在统战工作上的活动，虽然静悄悄，但却同样风云满袖，紧锣密鼓。中共当年在香港统战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对台湾、对国民党工作，另一方面是对香港的上层人物、特别是民族资本家和金庸等类型的媒体人，则是他努力团结的对象。那时的罗孚，经过多年历练，开始变得活跃，喜交朋友和喝酒，常与文人聚会，高谈阔论。报馆附近的一些北方餐馆是南来文人的聚会之所，罗孚常邀金庸在此共餐。

据罗孚幼子罗海雷撰文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罗孚与金庸的联系很多时候是秘密的，一般在金庸家里见面，每个月至少一次，罗孚去找他。当年金庸创办《明报》时也通过罗孚与新华社打过招呼，希望以《大公报》中庸之道作为经营方针，但在1961年《明报》无法保持中立立场，与《大公报》关系才开始紧张。“文革”初期好长一段时期，《大公报》与金庸论战，骂金庸的人可不少，甚至说他拿了美国新闻处的钱，但罗孚主持的《新晚报》从来没有与金庸笔战过。金庸说：“后来我去办《明报》了。在政治上和《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诸位旧友仍和我很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兄、文统兄等人，不过平时也较少来往了。”^①

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观点尖锐，立场鲜明，《明报》在金庸主政时踢爆了不少火药桶。当时，“左”派发飙，金庸甚至被一些人骂为“豺狼铺”，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他才不得不去新加坡避难。作为中共地下党的骨干，身负香港文化新闻界统战使命的罗孚，暗地里与金庸保持着联系。金庸也曾说过，因为林彪事件，他特意到罗孚家求证，结果得到一个不小的独家新闻。《明报》以“林彪谋反内幕”为标题，以特别醒目的手法，在第一版连续刊登了五天，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罗孚十分赞赏《明报》“大事不糊涂，立场很鲜明”，“金庸的‘中立’其实是有原则的，爱国，为人民”。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的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① 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明报》2009年2月1日。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到2月11日半个月中并没有与中国台湾当局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读了后，罗孚拿了报纸给《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看，说：“他（金庸）是敢讲真话，一个不会怕死的人。”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间谍”生涯的一大业绩，是拉拢和保护了金庸之类的“大右派”。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也与金庸友好。

罗孚的个子不高，他说，金庸的头极大，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内地文化动荡，可谓刀斧沟壑，相较之下，香港无非杯水风波。这样平淡的命运，除了白领财经，简直没的可写。罗孚的文字——《风雷集》（1957年）、《西窗小品》（1965年）、《繁花集》（1972年）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还有那么点儿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说：“40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是画魂之谓。

这时期，罗孚以丝韦、辛文芷、文丝等笔名，著有《南斗文星高一——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被廖承志称作“罗秀才”，活跃于文学界、新闻界。罗孚说：“看人看事看他们是看热闹，人和人打交道，可以衍化出无尽的命运机缘。势态有点像金庸和梁羽生下围棋，摆布的几颗棋子，初看时漫不经心，煞尾时却命运攸关，高下立判。”

1982年，北京文化界忽然来了一位香港异客，他是罗孚，年纪五十有余，不时来往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今天在这个场合看见他，明天又在另一个